閒中叢錄 全
5973.6
7538
BERKELEY
LIBRARY
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此卷所載雜記見聞而不係出處
見之者或認以自著則不可也
其間不無自記者而不可謂隨述也

閒中叢錄上

湖洛之辨大綱有三人物性曰同曰異心體曰本善曰有善惡明德曰有分數曰無分數主性同者從中庸天命之性章句而曰物亦稟五常而局於氣質故不能全其性主性異者從孟子犬牛人三性之不同而曰物之受氣偏故所受之理亦偏自有生而已異主心本善者從程子說而曰氣之精爽者爲心則本體豈有不善發於思慮則有善有不善主心有善惡者則曰心卽氣質氣質有淸濁之不齊故心亦有善惡主明德有分數之論者曰明德本心心氣也氣不

齊故明德亦有分數主無分數之論者曰人之虛靈
不拘於禀受虛靈德之體也豈以氣禀之異而有分
數諸家立言各證朱子

中庸一書自誠明之性大學一書自明誠之教中庸
下手戒懼卽誠則明大學下手格致卽明則誠

南塘所撰朱文同異考混初晩而失次序或謂其手
分現化驅率而從己是則過矣寔不免出主入奴每
令人不能無憾是爲南塘同異考非朱文同異考嶺

中姜白麓著辨

宋雲坪自云以曾子之賢游於聖人之門而費了多

少辛苦最後得聞一貫吾乃今洞鮮是誠可異渼湖聞之曰士能之所自以為洞鮮者特一貫章文義豈可以區區文義之洞鮮遂謂之洞鮮一貫道理乎況於文義亦未必洞鮮乎

農巖抄香山古詩以配朱詩門人有言白詩甚卑農翁笑曰不然有至高者存

觀善會之稱發自尤翁愼良契之號肇自厚齋

元陵初服屛黜羣凶登崇善類義理大伸朝著淸明丈巖丹巖二老秉成而引進羣賢陶菴以同經筵雖一遭登對而退其昌言宏議有可以定國是而扶世

程厚齋首膺敦召恩禮隆摯而其袖劄進奏皆關倫常大義名正言順足以有辭後世戊申以後蕩論始發忠逆邪正靡所區别政儒者難進之時也以故厚齋一出宜為羣賢之所贊歎也南塘造朝在丙午而入對纔十四日亦何以展其所學哉然其奏議講説亦令人聳觀也

市南集原編編摩出自尼尹存删取舍遺憾滋多續集出自著菴年譜同時出

沙溪守夢之於龜峰其所以愛敬而尊慕之亦云至矣竹西沈公宗直為刊龜峰遺集亦承沙夢兩公至

意也
大學不言性中庸不言心
心之虛靈不拘於禀受栗谷說也虛靈底亦有優劣
栗谷語錄也
大尹文稿之毁也秖命去誣悖句語數板而止
渼湖嘗辭賛善曰反不若輔德之有實用
家禮圖不出於朱子以神主式下註大德年間云云
而知其為胡元所著也
行祭尤翁尚速春翁尚遲
尹有成閭巷人分類栗谷全書如近思錄例

端莊整肅嚴威儼恪敬之入頭處提撕喚醒敬之接續處主一無適湛然純一敬之無間斷處惺惺不昧精明不亂敬之效驗處胡敬齋語也

朱子涖南康立熊孝子之旌表劉居士之亭而曰可以仰稱聖天子所以使之承流宣化之意也

朱子與作宰書曰守官只要律己廉公執事勤謹晝夜孜孜如臨淵谷自無他患害纔是有所依倚使人怠惰放縱不知不覺錯做了事也官所不比鄉居動有利害諸事切宜畏謹又曰職事固不可不盡心然凡百亦宜韜晦勿太向前又曰塵中汩没墜墮了人

須是忙裏早晚提撕時以書冊灌溉勿令斷絶
考亭著韋齋之誌歐陽公表瀧岡之阡退陶自識考
妣之碣尤菴撰睡翁之碑息菴之子歸溪亦然
朱子小學本註鹿門與閒靜堂校正而表章之見刊
於廣州
浪費光陰天理幾滅朱子憂中與人書也
康節除將作二程子未嘗勉其出而仕焉
王逸少憂蔡公遂之疾朱先生納趙子直之參
義眞浮屠也衛士賤卒也朱子猶扶植之
彖傳上下大象傳上下小象傳上下序卦傳上下說

卦雜卦已滿十翼之數文言繫辭若無與於其中重可疑也

朱子同安南康日尋安溪泉石陟紫霄絕頂

禮疑類輯朴謙齋因李潛溪惟哲四禮集說及其合沁溪問鮮尤菴禮疑南溪禮說而爲錄者用潛溪子希正以其遺意而屬之以訖工遂質于陶翁陶翁以爲集說固爲禮家羽翼然猶不如東賢禮論之最切於應變又近而可易徵也遂就其合編三書者刪其繁複定其次第又博考諸集攟摭要語凡二十九家三十七書遂條補入一如原例而其分條定目與同

門友俞士精共之蓋費十數年精力而書始脫藳原

書二十四編附錄六編總名之曰禮疑類輯

朱子嘗云某年少時只做得十五六篇義後來只是

如此發解及第

性以命同道以形異羅泰和語也

朱子題真在易簀前十四日

橫渠嘗歎人以道義先覺自處不可復謂有所不知

故不肯問從不肯問遂生百端欺妄人我寧終身不

知

續禮疑類輯吳處士載能所編而其弟載光刋于統

營韓始裕又為續編
閔驪陽喪後屢十年府夫人亡其曾孫承重而陶菴
使稱以孤哀曾孫
俞大齋病禮疑類輯之太繁其目自為東賢禮說
渼湖辭疏以 英廟君臣一面為難進之一端
讀到論心兼理氣令人又覺別生愁退溪讀困知記
詩
整菴自從興獻追崇終身自靖辭冢宰一節往哲比
之於鳳翔千仞
寒泉為五代祖不承重之論而金商進主張甚力

尚論謂澤堂畏齋文章上勝名節下勝而澤堂當金
墉之世占大過之象而獨立不懼值丙丁之變稱𠑊
國大夫而終身曠室
斯文一線千句曰我輩三綱五典身熊勿軒詩也
南軒以晦翁閒中究業為殆天意
氣之全體便是理理之一端便是氣金圃陰雜著
人物性所争不過理與性同異之分
花潭著皇極經世觧
沙溪之為長子尤菴之為伯兄不立其後而傳重於
次嫡

程子之於富彥國彭李長石潭之於牛溪休菴亦為之代撰
峒隱李公言結屋深山中樹樊包澗雪後萬徑俱絶閉門高卧此至樂也
明太祖斥朱子以迂闊老儒上推于孟子而欲黜其享又著孝慈録一反儀禮家禮之文
胡敬齋隱居樂道不求榮進鶉衣簞食有自得之趣
太極超形氣五常因氣質南塘說
嶺儒不鮮動靜之為神陰陽初生神理妙合之機
子思曰尊德性孟子曰求放心周子曰主靜立極程

子曰整齊嚴肅張子曰默養吾誠朱子曰根本須先
培壅用收一原之功
朱門晩進先師資於季通
儀禮通觧補南塘平生精力之所在也此書之行不
當在記聞錄同異考之後矣
渼湖晩歲十年纔詩
梅月堂集 宣廟壬午命芸館刊行間値龍蛇之役
而遂無傳者禮安金氏家有印本舊藏知守齋俞公
以嶺南伯傳寫一本
黎湖爲永平饋三淵以山茶則淵翁猶告裁停之

櫟泉之雪山鹿門之雲水寧兩邑邑子相會講學

朱子嘗云官卑祿薄雖不快意然比之一介寒士區區仰食於人已為泰矣以故出而赴外任入而求祠祿而不以為恥以為貧為親二義存焉耳栗翁初年有除輒膺而曰與其乞食於人無寧食君之祿已永感而亦云爾

丁丑三田之後圃隱之後有名儁者為尾署別提當燔尾而閣之恥不肯為帥棄官遵海濵而處不易其介

釋子以所謂書狀禪要都序節要為四集以楞嚴金

剛圓覺法華為四教

黎湖集之未出以潜治謚狀玄石墓表之故也令則附載兩家書塗一世之眼久矣

孔子讀易韋編三絶鐵撾三折漆書三滅

四十强仕不躁進也七十致仕不固位也中間三十年盡力於王事是故謹於始而愼於終

因喪而冠周公之所施于成王

李愓齋有國朝名臣錄所著者沈晩隅亦有之皆纔金潛谷而作也

朱子云學者謹禮不透則須看莊子

善利之分只爭些兒故周子說出幾字然辨之不可不早故張子說出須字

古者練祥皆筮日其計日月實數即朱子定論

皇明殉節錄清人所編而名以勝朝殉節諸臣錄甲申及爲三皇魯王殉節及死於寇難者諸臣一千六百六十三人職官四百九十五人士民一千七百二十八人士民從諸臣及職官死者亦近二百人

宋學士贈何北山之孫曰前人嚅嚌道真吾則兀然如嚼蠟前人立言契道吾則瞠然如木偶縱使入有田廬出膺膴仕惡在其爲賢子孫也

史書不可不讀綱領却在春秋性理不可不讀要約却在近思

鄭齋斗輩中毒最甚至以爲朱子從西小門而入陽明從南大門而入

李梧里居官廢書爲其用志不分也李陶谷魚杞園以書妨務

美質易得至道難聞富貴易得名節難保

程瓊不薦文立劉珙不薦晦翁

清陰谿谷撰人碑誌淸陰每不厭點竄谿谷嶄㨾一字

成聽松承召命不起尚成安時以首相以恩命之出於聖簡勸令一謝聽松復之曰文立不薦程瓊知其禀性謙退年高無當世之念也公非知我者耶尚公不復强

親年日老生事聊落人子之心不能不慨然至不待武學之闕而宛轉請祠

孔子斥樊遲之學稼程子譏役智於治圃者

朱子於四書皆著或問大學無精義中庸有輯略輯略者精義之異名也

朱書劄疑鹿門有節補李文菴有後論

古禮卒哭不復饋食於下室然張馬兩賢皆通行於
三年而朱子從之是為不可易者也
孔門教人忠信篤敬程門教人整齊嚴肅
吕東萊打破家事張思叔詬罵僕夫
心安處郎是義義安處郎是命此謂以義處命
同春二十四為洗馮愚伏勉出沙翁以為賊夫人之
子春翁舍愚而從沙
朱子云習擧業者未嘗不談孝弟忠信
三禮所以綱紀萬事琱琢六情者
朱子曰以我觀書處處得益以書博我釋卷而茫然

論語集註古人比之金屑

愼獨齋庶弟荅尹材書稱尊兄愼齋亟止之曰世俗不如是庶弟未即從先生温言反覆改而後已

徐保晩集不載辛巳過宫上書櫟泉宋公亦有同時諫書而亦見删於文集

陶菴晩年大書事天二字於面前壁上

居喪授徒朱子之所不廢陸象山以爲未安而亦不改此度

朱子以康節主數之學不宜班諸二程至引和靖語如伯夷伊尹之於孔子爲不同道之比及編淵源録

而見刪今淵源錄之與周程張四賢并舉者後人之
所僭竊非出於朱子也
三淵訪厚齋問讀何書可補桑榆厚齋勸以讀禮記
三淵歸卽痛讀因人傳告厚齋
續小學尹嘉銓撰清人
虛靈知覺體用之論久為未決之案
江漢皇朝陪臣傳閒靜堂出義例黃公述此編
性固有本然氣質而心亦有本然氣質之分
草衣木食箚度歲月延平老子存身之法
人要於身心不自在處究竟一箇著落所謂困心衡

慮

高梁溪曰力持勤儉終身不取一毫非分之財泰然自得衾影無愧豈不勝於穢濁之富百千萬倍耶

吳寧齋內外周甲日無祭醇菴兄弟晬辰亦無薦老洲所處得禮之正

司馬子長蔡伯喈之文章賴羊祜楊惲而傳

東坡以浮沈郡邑謂之中隱是所云小懸車也

靜菴專門近思陶菴以小學為始近思為終

二程全書所載易序往往不成義理其不出於程子者無疑以故朱子編緝程書而不載此序所稱遺文

皆是後人手分現化此序亦稱遺文未知誰所贋作而亦不足辨農巖已洞辨其僞是爲定論也
周元陽創生忌之名馮善擧生忌之祭祝至云存旣有慶沒寧可忘
程子曰金革百萬與飮水曲肱一也
朱子曰當令寧靜閒退之意勝而發揚躁擾之氣消則治心養氣處世接物自然安穩
陳后山不赴章惇之招薛敬軒終辭三楊之要
王仲淹十五爲人師王孝逸先達之傲者然白首北面以道也牛溪長於栗谷而牛溪請師事栗谷

牛溪晩年廬焚而曰書册衣糧并隨烟滅萬緣都空可謂無所累云

許白雲教人惰者作之鋭者折之拘者開之放者約之隨其才分咸有所得然獨不授以科擧之文曰此義利所由分

袁昂五歲父顗敗匿於廬山得赦而還時年十五始葬父而制服被褐死者不備喪禮則追行喪葬而一遵始死之禮是爲得中也若至楊引三歲喪父而母喪畢追服父衰是過於禮者不可以爲後世法也

胡籍溪設鋪賣藥以爲生牓以胡居士熟藥正鋪朱

子賛美其清介朱子亦自設書肆南軒規其近利而以捨此則無他生理爲答

論語一書堯舜氣像孟子一書三代氣像

昔人稱孟子以萬古一炬

陳剩夫眞晟以誠意爲鐵門關以主一二字爲玉鑰匙

冲漠無眹可通動靜南塘說專屬靜時巍巖說

屛溪認明德爲性

晦翁携南軒爲南嶽之游窮幽選勝詠而賦之旣又自咎曰此亦足以荒矣

易之敬義書之精一論語之博約中庸之誠明孟子之利義

程子於扶溝興學有未究而歎曰百里之狹道之興廢繫焉

程子曰不存養只是說話

朱子居崇安五夫榜其讀書之室曰紫陽書堂以新安有紫陽山識鄉關常在目也

胡敬齋曰今人不去學自守豫先要學隨時

許白雲曰吾無過人者學問之功無間斷

大學傳十章上下前後左右朱子曰做九箇人来看

汪份以九字為七字之誤而九字是也以我之一身各參乎上下前後左右則為九箇人也

朱子以平平存在略略收拾為操存之節度

楊慈湖知温州自奉菲薄常曰吾敢以赤子膏血自肥乎陸象山知荊門時曰簿書目數之間此姦貪寖息出沒之處于錢穀事綜覈不遺張子韶為鎮東判官大書于壁曰此身苟一日之間百姓罹無涯之苦

康節六十六歲有却十年少集事之願壽六十七歲

為僧不了為道不成

從上聖賢未有因學而致心疾者

喪中讀禮之外不可讀詩傳及樂記士冠禮昏燕射
飲投壺等篇亦不可授人以詩傳
近思釋疑閱三賢而成
栗谷云萬惡皆從不謹獨生
農巖四七說不載集中
櫟泉壬午上書癸未筵奏見刪於集中
朱子所云只天下為一朝覲訟獄皆歸便是正統者
即以秦晉隋唐而云爾非指夷狄也秦晉隋唐非邪
正之正猶為偏正之正至若元清兩虜旣不能用華
變夷如元魏孝文又不能願生聖人如後唐明宗盜

竊神州據所非據薙天下之髮左天下之衽驅堯舜
三代之民於腥羶之中天地之所不容神人之所共
誅也豈容以進於中國而中國之乎前儒曰率天下
而歸夷狄者許衡也率萬世而歸夷狄者尊衡者也
罪許衡尚云乃甭剟正統乎是為淵翁正見之累恐
不可從
蔡九峰所著洪範內篇之外應有文集可傳者而不
傳於世
朱子謂周禮周公作此書有未及盡行者
陽臓人不可服伏火丹砂

處俗如行爛泥中時時自拔足警顧而視乃不陷矣

尚論出處者當以伊呂為第一等孔子猶占第二明道晦翁及退栗兩賢卽孔子出處伊川為伊呂出處為士者乃所願學孔子而至若出處當以伊呂為準

士不可以不自重也

古来異端皆外理而主氣故盡向别處走了

朱子嘗云作縣固非易事然盡心力而為之必無不濟

今日到底無開眼處而惟印在楮墨者猶存舊日物色

官本謬解錯解處殆不勝數數百年来承訛襲謬莫
反之正蒙學後生習熟見聞全失音釋詎不悶絶哉
用之貫串六經則四書其金針也用之綜理諸子百
家則四書其權衡丈尺也用之通鑑綱目則四書其
大用左驗也終身用之而不盡萬世用之而不差
學者如種樹春玩其華秋取其實講說文章春之華
也修身立行秋之實也
儒行十六自立為首
心宰一身敬宰一心
朱子雅願年老心閒益壯形臞道勝還肥

伊川四養横渠六有四養謂養生養形養德養人六
有言有教動有法晝有為宵有得息有養瞬有存
上有千萬世下有千萬世此身不再来
遇事而不能處是無義也或處置了而不能放下是
無命也以義處命則靡所處而不自得
尹鐫見其毋用私屠肉供父取其肉棄之所以有尢
翁不近人情之斥
性發為情心發為意先儒固有是言而意各有在非
分心性為二用而後賢遂有情意二歧理氣互發之
論栗谷辨其誤析其義明白真正無復餘蘊

性無情意造作心有材能伎倆

有其誠則有其神無其誠則無其神

黃勉齋所云形氣神理四字為分析理氣之真訣盖有形斯有氣有氣斯有神有神斯有理卽以耳目手足言之耳目手足形也視聽屈伸氣也能視聽屈伸者神也視聽而有明聰之則屈伸而有恭重之德者理也推之萬物莫不皆然是為老洲釋勉齋之說者於是焉看詳則可見心與氣質之非一物也認心為氣質則氣質變化將屬之性乎性無情意造作何能使愚明而柔强乎盖心非性無所準則性非心不能運

用以其有才能伎倆也所以主宰一身而變化氣質

氣質以當心體則心有善惡曷能一日爲善乎

唐律居喪生子有官者免官無官者徒年

東嶠之小學續編汪佑張伯行之續近思錄皆分類

朱子言行

楊髡之變唐玉潛林景熙躬拾寒瓊自築珠丘闞賊

之變孫繁祉白紳犀義士盡捐家資用完山陵

南溪門生子孫不幸有金載海申命著朴弼傅附麗

尼尹申直菴曰牛溪親子附於仁弘者有之仙源抱

孫附於善道者有之且如南九萬柳尚運趙持謙吳

道一等皆是尤翁教育之人而末乃叛去
栗谷於退溪以其爲斯文宗匠而服之
南溪於尤翁三月服
李學士重協筵白請刊玄石文集蒙允集有正續外
別四部正續兩部四十卷玄石已巳後居坡山正集
以紅點外集以青點別集以下在刪棄而景任景脅
以並出爲言李世瑍經從其言以全帙付景脅景脅
遂匿文集不出趙顯命爲嶺伯合謀刊行
愼妃復位訥齋冲菴靜菴之言不行而李荇金乃文
之異議得售申奎之疏又爲南九萬輩所力沮

尤菴撰沙溪行狀愼齋令尉酌溢辭

程門楊謝尹張之賢記其師說而猶不免爽實可觀者惟李端伯一人所記而已

每日百刻每時初凡四刻正凡四刻十二時九十六刻尚餘四刻均分于十二時之中為初初正初或以子丑寅卯獨多一刻云者非是

後世生祠自石慶于公欒布始

墓誌事始齊太子穆妃將葬議立石誌王儉曰石誌不載禮經起顔延之為正彌作墓誌以其素族無銘誄故也遂相祖襲魏侍中繆襲埋文父母墓下將以

千載之後陵谷遷變欲後人聞知但記姓名歷官祖
父姻婭而已若有德美則為銘文王戎墓銘有數百
字然則魏晉以来有墓誌也漢杜子夏臨終作文刊
石埋墳前厥後墓誌因此始
州縣六曹吏户禮兵刑工宋徽宗設
清人謂理學為宋學謂攷證箋註之學為漢學寧高
而無卑遺理而尚攷證
彖傳上下大象傳上下小象傳上下序卦傳上下說
卦雜卦已滿孔子十翼之數而文言繫辭可無與於
其中尤可信其為子思之作也

彖上傳一下傳二象上傳三下傳四繫上傳五下傳
六文言傳七說卦傳八序卦傳九雜卦傳十郎古周
易之序而吳醇菴以象傳上下分大小象各為上下
傳說卦上下傳以足十翼之數而以文言繫辭為子
思之文
三言起於夏后氏四言起於韋孟五言起於蘇武六
言起於谷永七言起於柏梁
周官井田之賦漢之南北軍唐之府兵宋之禁廂明
之五軍都督府京營衛所之兵清人之八旗蒙古之
千萬户二十五部女真之謀克猛安日本之介藍琉

球之五軍統制新羅之二十三軍百濟之五部高句麗之模達高麗之六衛光軍
謚號始於成湯廟號始於武丁尊號始於唐中宗年號始於漢武
天順永樂不知古有僞號之相符
朱子著章句集註之後黃文肅有通釋倪道川有輯釋眞文忠有集編以至祝宗道之附錄趙格菴之纂疏蔡覺軒之集疏陳定宇之發明紛然迭出
李邊德水人年過三十始讀書　世宗己亥文科官至領中樞忠武公五世祖也

國恤所用梓宮臨時取辦　世宗朝鄭判尹陟爲舍
人建言豫造壽宮始建長生殿仍使公廣取黃腸監
造壽器
改元自秦惠文改十四年爲後元年始漢文亦改十
七年爲後元年
武王克商時八十六歲
告六臣變者金礩鄭昌孫也繼之者工議李徽也
省卽禁也舊謂之禁避漢元后父諱遂改爲省
黃岡爲平伯祕立箕子書院名曰九疇未及安靈而
遞議者以箕子君臨一國而書院之設於禮未安文

元公十三事疏中陳此說而引李夢陽文集中河北
為舜立書院事以明之
晉簡文以孫繼祖雖追尊其父亦不入廟唐宣宗以
叔繼姪建文以嫡孫繼太祖追尊父文太子入廟揆
以儀禮嫡孫為其祖與父斬之說猶有可據也自商
周以下以孫繼祖者多至有以祖繼孫以叔繼姪昭
穆倒置而只以承統為序者帝王與士庶不同故也
昭陵追復之論始發於 成宗二年南秋江疏而任
士洪鄭昌孫力排之閣而不行燕山初金濯纓以忠
清都事疏言之至中宗七年因書講唐太宗不立寢

廟事檢討官蘇世讓首發其議柳順汀力沮之明年
春二月雷震　太廟松木　上御殿延訪羣臣皆以
是為言遂行復陵祔廟之禮是議也申二樂亦力主
復位之論時順汀已死先是權敏手直銀臺夢鄭眉
壽與柳順汀手持角似有大恚者順汀寤甚居數日
復陵之議出順汀首難之議已忽病自朝堂舁出沉
綿不起人謂人誅不加不免鬼誅眉壽昭陵外孫也
婦女上寺開國初漢山君趙仁沃建白禁之
貞陵於　太祖不似他繼配麗時有京外二妻貞陵
乃京妻齋陵昇遐正位中壼恩禮備至及薨城西貞

陵朝夕設齋聞貞陵磬子聲然後進水剌至　宣廟
朝因德源民康純一上言粟谷倡之争之三載僅能
於每年寒食致祭至　崇陵朝宋文正公復申前論
遂得復初盖純一上言不過渠以康允誠孫軍丁稱
冤事而其發端倡說實基乎此
唐堯甲辰至洪武戊申三千七百八十五年檀君元
年戊辰至國朝元年亦三千七百八十五年
誤解本草傷止一人誤解聖經傷天下萬世
寧陵殉心經元陵殉小學
金金山謹行爲金山時刊南塘集不載洪量海金漢

祿往復書及洪先敗人問之答曰曾於先師座上洪
来言改葬親墓而駕海而往以此知其必敗云洪郎
陶菴姑夫之孫為監役居洪州韓後翼事出被逮死
南塘行狀誌文金漢祿撰
石潭日記牛溪奔赴行在時與聽松文字隨身而行
得不逸傳於沙溪同春請於沙溪傳寫一本遂漸播
於世後又編入全書而猶有數十條不敢編入者今
其原本在黃江寒水齋
屛溪不受巍巖集以集中師說及與宋務觀書也
骨軟禮苛壬辰天朝諸將謂東俗如此云

金石陵嘗云退溪出處有一事可疑其堂兄丹書未
洗而不以此自引也
莊陵死節三十一人并嚴興道三十二人
鐵島鳥足山在黃州西三十里殷太師浮海而東始
止于此後遷于平壤故鐵島鳥足山下有崇仁祠
潛谷搆第於南山之下卽所謂聽流軒也其爲制只
取堅樸不甚奐美而其不入於淸白之選實坐此也
易象本於河圖而兩兩倍去樂律本於洛書而三三
推去
天地之生萬物聖人之應萬事直而已矣

儀禮經傳通解 孝宗乙未始以聖教刊行是前庚寅金松厓爲湖西伯同春丞請於金公收聚營吏之善寫者寫出一本

春秋他穀不書惟麥禾不成則書

陳后山之倏章子厚必於上東門外

司馬公以昭烈比唐恪之難明

己丑權堣爲臺官論尹善道不赴國喪同春曰古人不以必赴爲義金公弘郁爲臺官論宋公國澤以緩赴國喪而罷職同春曰時人於古人德行未及萬一而獨於君喪務勝於古人是不可曉云

尢菴問於清陰曰牧隱谿谷二人文章孰優清陰曰
牧隱精不如新豊新豊大不及牧隱尢菴曰象村何
如清陰曰象村文理透成出文字人不敢疵尢菴曰
澤堂何如象村清陰曰此公真是匠氏手段
林陳之東来也有永曆二十一年丁未曆而自言泉
漳是鄭成功子経所割據之地永曆皇帝之棄两廣
入雲南距此為十四年緬人以帝送于清師距此為
七年則諸人之言皇帝見據四省非實狀也
宋文正公曰鐫於甲寅秋到金監司澄家大斥朱子
而終之曰吾功不在禹下金監司族姪榦裁兄弟親

聞而言於我

子光創為碎骨飄風之刑渠亦被其刑自黥創為先斬四肢之刑渠亦終受身首異處之刑李完平金昇平皆以體臣過張氣燄杖責藩臣將臣之微罪者甚衆其後完平後事不振昇平親子伏法

江陵北坪村有烏竹軒乃栗翁降生之地距府北八里先生專享松潭書院在府南三十里烏竹軒有思任堂山水圖二障草虫圖八帖

肅廟大喪芝村黎湖厚齋卽入城中成服而歸遂菴至忠原不前三淵元不動其時芝村深惜之云

曾子十六歲始見孔子二十四五歲哭孔子

沙溪爲栗谷大功九菴爲沙溪期年厚齋爲玄石三

年直菴爲厚齋三年

河西祠板祧埋士林雖有崇奉之擧子孫則但依禮

典自行常制聽松神主至今別立廟奉安不遷未詳

其有何證據

儒賢贈職例超二資牛溪同春俱以正卿贈議政寒

岡芝村俱以亞卿贈貳相

潛龍池在具氏芙蓉堂前自文懿忠肅始居盖有

仁祖甘盤故事故池得因而名焉李廷樸有記文其

宗孫命遠欲賫之申直菴言於具節度樹勲使無賫
郎所謂里門洞太和亭者也
芝村於靜觀喪三年內編次遺集撰成狀譜服闋即
受碑誌於尤翁文老而刊集亦不慾滯
尤菴行狀遂菴芝村農巖皆不當其役
尤菴年譜宋校理疇錫草刱之遂菴芝村二公討論
修潤先生曾孫婺源始刊而不從二公定本多以已
意變改添補而頗有失誤云
南溪集附錄直菴裒輯其從子大孫爲陜川時使之
入刊與原集同藏于陜川

尼尹有書於南溪曰君臣之間亦有湯武況師生乎
南溪答之曰九翁無桀紂之惡尊兄無湯武之德
大尹己酉擬書少尹辛酉擬書句踐康王等說大尹
說也天子諸侯等說少尹說也
南溪孫弼傅哭少尹於聽松堂於少流為尼陳疏時
帶收物有司之任奔走効力
金厚齋生　仁祖丙戌卒　英宗壬子壽八十七
英廟命湖藩刊遺集贈上相謚文敬草藁百十卷云
小學書之註釋表章始於明程禮部愈金濯纓始因
朝天行購還粟翁就加增損其訓詁以行於世

江上問答遂菴門人韓弘祚永叔所錄也

吳草廬以檀弓所載孔子負杖逍遙歌泰山梁木之事為是七十子以後之人撰造為之問學錄引此語謂草廬之論是矣而朱子已論此曰檀弓出於漢儒之雜記恐未必得其真也然則草廬之論有所自矣

以天性而為知已

為己則終於成物為人則終於喪己

李存勗非唐之純臣而屋社既久之後猶稱唐天祐

程子雅言有是心則有是跡王通言心跡之判便是亂道

獨思則滯而不通獨爲則困而不就

權克中自號青霞有參同契註解名左解權古阜人

高山處士沈教官潮祭南塘文曰其平生大議論

秦時避世之人入于桃源宋朝先幾之士入于順昌

掩卷思量料其成敗方爲格致之要程子看史語也

許白雲曰已有知使人亦知之爲快

靜觀齋晩年絶不爲詩其爲文肆筆直書不爲藻餙

三洲曰克治變化一意事道其勇又過於辭爵祿

包孝肅知端州官滿不持一硯歸

康節自謂急流中領取十年快樂

徐孤青以鷄卵喻心

宋明間染禪者以濂溪令尋孔顔樂處為禪家公案又因明道與學者言俾引一二禪語以為況遂摘取語錄中微近高深者混入於瞿曇

朱子編南軒遺稿有涉時諱者并加刊汰

康節六十歲作首尾吟百三十五首閱六七年與身俱終

温公寶其祖先字畫曰字心畫也手法也見其字如見其人

沙溪章陵典禮之論定見既立送門弟子詢及于旅

軒而言下相符得禮之正
沙溪經書辨疑門人任義伯爲湖西伯繡梓
易序祫説之非出於程子而渾載於全書三先生論
事錄序載諸朱子大全而陳龍川集亦有之二程全
書許韓退之以豪傑之士亦見載東坡集農巖斷云
論韓一款當是程子語論事錄序恐出於同甫云
貞菴言行錄林配垕著進士號龍村
貞菴雅好延平問答
崔愼襄經而耕田老峰以北伯行部見之敦送華陽
門下就學尤翁夫人手縫韈以給之不稱則裂之必

不合意則納履而去

呂成公曰整頓收斂則入於費力從容游泳又墮於悠泛程子雅言須要自此去直待深造有得左右逢原德盛後自然從容也

武夷第五曲隱屛精舍仁智堂卽朱子講道之所也

朱子與張宣公論鄕約曰其實難行靜菴黽勉從之每存難愼石潭則上告下諭斷然以爲不可行

沈充叛臣其子勁以死節著許敬宗李義甫姦臣敬宗之孫遠義甫之子湛以忠義聞秦檜之二孫亦立慬於宋季

姜瑗弘立庶子能文善騎射年十三值深河之變痛
父喪義三十而不娶丁丑之役佐幕安州隨節度使
柳琳禦虜于金化之柏田厲氣先登不旋踵而死
九菴以形道器分作三層者
鬼神有三氣機也郊壇也物化也
鬼神終是形而下者也
從容就義視死如歸者上也意氣憤激一往蹈之者
次也顧名思義若不得已以一死塞責者又其次也
易云有功而不德老子亦云施德不望報
洛建之千言萬語不及洙泗之一二章句洙泗之一二

章句不及唐虞之片辭
金王鐵霸鉛男錫婦
李氏胡氏黃氏麻氏康氏楚氏祭皇壇享班石氏史
氏王氏錢氏唐氏席氏彭氏以漢旅廩之
萬馬奔騰而我足不蹭衆流橫潰而我裳不濡
程子云天道甚大安可以一人之故妄意窺測王應
麟演其義曰如云顏何爲而夭跖何爲而壽此皆指
一人計較天理非知天者也
生而爲英者沒而爲靈
雪霜大摯知松柏之後凋風雨如晦知鷄鳴之不已

胡敬齋曰欲為天下第一等人當爲天下第一等事
陶菴讀顔子好學論而興感厲志為學又作人不可
以不學論
清德祠鎭安大君芳雨嶺院也以　太祖胄子前朝
為大宗伯戊辰威化之擧挈家入鐵原山中壬申受
命避于咸州之故里
言中自堯始言心自舜始言性自湯始言學自傅說
始
南雷淵勸俞著菴讀劉向說苑
佛法東來自符堅時

家禮酌通李正字鎭國著鎭國黃璿甥姪

儒先錄　宣廟命柳眉菴論次寒暄一蠹靜菴晦齋

言行使李青蓮序之

黃江漢與趙翊衛龜命書曰凡治亂之際先天下而

得氣者莫速於文章蓋氣至則心為之奪心奪則言

為之化雖作者亦不自知其所以然也

弟子職解南明書黃江漢撰

毅宗本紀王鴻緖撰

宋遺民錄明程克勤著自謝臯羽以下十一人

宋史脫脫所錄不得論次至明太祖皇帝詔宋濂修

元史又詔論次宋史坐孫愼安置茂州未就景泰中
周公敘疏請修宋史未就其後作者多湯顯祖劉同
升王惟儉所編為良史然崇禎之際或沈水中或遇
兵間柯維騏所為新編得史法而明亾書又不傳天
下遂無宋史善本矣
宋史筌　正廟命諸臣著
秦書諱林黃江漢分馬史秦三本紀二年表二十列
傳者
燕京文淵閣瀋陽文滙閣熱河文津閣南京文源閣
皆清人藏書之所

神農本草有漢郡名周公爾雅有張仲孝友

詩序或以為孔子或以為子夏或以為毛公或以為衛宏而先儒定以歸之衛宏

魏公行狀四萬三千餘字狀中記魏公五世某壽百二十歲而却不書魏公享年幾歲謂李綱以私意殺宋齊愈曲端實有反狀與史家之說大不同蓋據南軒所記也

春秋二百四十二年之間字而不名者十二人

史記二千四百十三年之書以七年而成

戰國策上繼春秋下至楚漢之起二百四十五年之

間載其行事固不可得而廢也

聖賢遺模南溪以四書及易禮春秋依近思錄輯成

朱子嘗云伯恭平地便葬若不知此理既不是若知

有此理故意不理會尤不是

吕東萊作家傳書吕好問為張邦昌門下侍郎事極

其分疏而猶云含垢忍耻以就大計

南華經辨解南塘所述

黎湖處其大人官衙讀孟子浩然章始感發向道

蔡伯喈盧子幹馬日磾輩為郭林宗持朋友服心喪

碁年

凡稱氣質卽言氣之質也氣積爲質則質與氣非有二也

未發之期待將發之偏繫已發之留滯固是通患

高梁溪曰天下事皆當顧日後不當循目前惟救荒只宜顧目前不當慮日後何者民飢無食近患已在目前遠憂豈在日後

荀子曰憂事至則靜而理

正廟己未命擧經傳朱書專治人沈左相煥之薦幼學金日柱牧使任焆幼學李東允姜始煥李右相時秀薦幼學金斗基進士姜必孝徐吏判龍輔薦幼學

吳熙常叅奉宋稚圭縣監趙鎭球
江都王秀楚揚州十日記曰乙酉四月十四日督鎭
史可法從白洋河失守踉蹌奔揚州二十四日城破
滿卒擄諸婦女長索繫頸纍纍如貫珠有一滿卒拘
數美婦見他滿卒至大笑諸婦在房室中列二方几
三衣匠一中年婦人製衣婦本郡人濃沫麗粧鮮衣
華餙指揮言笑欣然有得色每遇好物卽向卒乞取
曲盡媚態不以爲耻卒謂人曰我輩征高麗擄婦女
數萬人無一失節者何堂堂中國無耻至此嗚呼此
中國之所以亂也云

玄菟之菟多作平聲義山云可惜前朝玄菟郡積骸
成莽陳雲深則作仄音
眞番番普安切臨屯屯音豚沃沮沮余支切
張晏曰朝鮮有濕水洌水汕水三水合爲洌水疑樂
浪朝鮮取名於此
魏源曰朝鮮禹貢青州逾海之地舜割爲營州周封
箕子本中國地也
高麗光宗十年秋遣使如周進別序孝經一卷越王
孝經新義八卷皇靈孝經一卷孝經雌雄圖三卷王
士禎曰按國史經籍志周顯德中新羅獻別序孝經

緯書載雌雄圖三卷不言越王皇靈二書
閻若璩曰朱子語類云韓无咎曾說高麗入貢時神
宗諭進先秦古書及進来内有六經不曾焚者神宗
喜詔欲須行王介甫恐壞他新經奏云眞僞不可知
恐為外裔所欺因止令本亦不傳以某觀之實未必
然盖招来高麗時介甫已不在相位且神宗是甚聰
明果有未焚書豈介甫力所能阻記得文昌雜録說
高麗進孝經緯經只是讖緯之書無進先秦古書事
余按宋史高麗入貢在熙寧四年五月置經義局則
熙寧六年三月頒三經新義于學官又八年六月安

石復相時事元王惲中堂事記云世祖中統二年高麗世子愖来朝宴于中書省問曰傳聞汝邦有古文尚書及海外異書荅曰與中國書不殊此其實也

舊唐書高麗傳冬月作長坑下燃熅火以取煖此即今之土炕也但作坑字

朝鮮音招先日初出即照其地故名近多誤讀為潮

我太祖在宮中常御藜杖麻鞋翁主賜第不過二十餘間而草蓋者過半

遂菴以五常之性謂只賦於人而物則無之又謂未發前亦有為惡種子

農巖以知覺專一心之用而無管於智
禪繼說鐫所著盖因已亥邦禮而攻斥尤翁者也
金厚齋著明德說以明德爲心性情之摠稱玄石初
不以爲然後從之
厚齋云庚申之南人猶可參用已巳之南人罷不可
貰
厚齋拜章寘章牀上下庭四拜而送之受批亦如之
莊陵史補三卷惕齋李相承 命撰輯
禮記補註青沙金相著
厚齋手自謄寫書過百卷

圃隱續集花潭集元相仁孫居留松都時刊印
黎湖集十五卷讀書隨劄十五卷廣巖集三十餘卷
檜巢止菴兩世文集卷數無多并未登梓
渼湖狀文中洲撰
三淵贈職　英廟時晉菴李相所建請而其賜諡則
正廟特旨也
黎湖母夫人繼室也大人望子方切黎湖之生傍人
誤曰女也驚懊而絶黎湖一生不啓齒半生在僧寺
純廟戊戌右相李止淵請抄選才學之士以備輔導
之任吏判鄭元容薦楊根郡守成近默前郡守李敏

行前都事李亮淵前洗馬洪亶弼幾伯洪學淵薦前郡守金仁根錦伯趙冀永薦前縣監宋来熙其他各有所薦而宋来熙金仁根成近黙為經筵官辛丑趙相寅永單擧洪亶弼為經筵官

金孝元寢具在尹元衡婿房云者其所謂婿即元衡妓妻貞蘭之婿李肇敏龍仁之李也令其後在湖中自稱午人云

澤堂語錄曰大明學者惟薛文清最正而無所著述我國所傳惟讀書錄一小冊云其時文清文字未盡出来而云爾歟

李元龜草溪人其學無所師承專以師心自得為務迂僻孤陋不可為 短於修辭無所著述就經傳旨義襞裂作圖剏作新說無所不有獨善處窮又能勤於謀生家人皆能遵其指教無敢或違蓋獨行自修之人也

金判書鎭龜嘗語其婿宋婺源曰爾祖有不如吾祖一事宋曰何謂也曰吾祖以爾祖為弟子爾祖以尼尹為弟子此所以不及吾祖也宋即尤翁之孫德相之父金公沙溪之孫也

南塘撰遂菴行狀有醫人申曼之語士友間是非大

作遂刪之而舟村之孫大来深不滿於南塘南塘之
卒也與人書曰此公久爲口吻間軟物今已矣云云
屏溪責之曰君在吾之門而吾與南塘爲道義交何
乃作如此語也云
江門諸賢晦谷得年則巍塘不得以掩之也
南塘見理不無差誤而得年多故自家工夫到處充
得分量巍巖義理不差氣岸甚高文章有氣力可觀
而得年只五十一故充廣有不及處
李文菴宜哲為朱子語類考解十卷其末附請改修
大全語類疏甚府洪啓禧

李文菴爲宋書節要而註解之老湖吳公曰註解似
費力
宋剛齋於性潭爲再從姪而果齋其從妹壻也剛齋
雖學於性潭而瓣香在果齋性潭淵源爲湖學果齋
爲洛剛齋欲撰性潭行狀而性潭師雲坪下語有難
未能屬藁而撰果齋行狀湖中以此謂歸身於洛而
其學本不爲湖非因此而爲洛也
萬東廟庭碑陶菴使宋閒靜李文菴起草而今所刻
陶菴所自製也其頭辭用閒靜語
剛齋短於修辭每疏議出多不滿人意吳文元公繼

登儒籍經術文章為一時冠無人訾毁
正廟以愼齋之不改娶為疑
洪參議元爕晩年有心疾嘗曰洪致中不大段政丞
卽其高祖也聞者掩口
巍巖五十一歲有詩曰五十一年眠且食百千萬事
古如今是年卒人以爲詩讖
幸洲古心亭有南塘影堂初南塘自楓嶽過金庸齋
于古心亭庸齋備繪事寫南塘眞庸齋之子卽其亭
之傍而祠焉以庸齋配之今廢
花石亭文成先生五世祖康平公明晨所築取李文

饒一花一石之語以名之
冠岳山之三藐寺三幕之變稱影炷臺戀主臺之改
名也南沙川乙㳙趙松山猶徐樊塘甑入冠岳結三
幕名其臺曰戀主其改稱今名以忌諱也
貞菴往拜寒泉寒泉使學子詣貞菴卧所大聲誦横
渠四語
前賢於師門内喪入哭者以其素日有升堂之拜也
苟非然者恐不必乃爾朱子於籍溪夫人亦春亭於
鳳陽夫人操文奠酹辭極哀怛而古今異宜恐不可
爲法也

金三山齋幾四十而小成未前不廢泮庠課試

朴判敦準源為報恩縣監三年不入俗離山此與胡

文定不入衡山其義不類不必取法

金孝靖聖應新經國曆往訪渼湖渼湖曰願公無得

罪於士類

宣廟朝命儒臣撰定經書諺解值壬辰兵燹而罷及

辛丑又教曰經書諺解亂前始而不卒今宜博選經

學儒雅之士設爲校正廳急速撰進李月沙諸公遂

膺是選設局於南別宮而竣事印行故謂之官本諺

解卽今見行者也

玄逸之時有動扶名義杜門自靖之李東標直言極諫不避忌諱之丁時翰二人皆玄逸之黨類而玄也處不得爲李出不得爲丁

困辱非憂取困辱爲憂榮利非樂忘榮利爲樂

張旅軒入山讀中庸萬遍及出山見川流木葉皆成中庸字云

南塘有詩曰宿處難忘自古患勝私要在用心强如今謝絶南方草二十年来喫不當

陶菴設禁於及門皆屛烟具於十里之外而後敢入俞著菴爲軍威縣監李相性源爲監司問欲刊書宜

何者俞公勸刻鹿門八大家文鈔嶺中文章頗知為文谿徑

俞著菴拜止菴金公公問三淵詩何句最警絶對以歇惺樓詩衆山悄欲響鍾動正陽樓金公曰吾亦云

成大谷有詩云已知路絶無人到猶倩山雲鎻洞門

惕齋一日笑謂人曰若有寇難必臘月三十日可也過此以往則殆而蓋我國州縣擧無城池甲兵峙粮饗軍之儲惟有所謂還穀之名春散秋歛者而到臘月三十日而簿帳僅完到新年正月輒盡散之民間為取十一滋耗名雀鼠耗者以充軍國之用而一國

州縣之儲無一斛之遺故李公云爾而可謂哀痛矣

今人所着所謂道袍　宣廟壬辰以前則無之只有所謂直領明朝諸人出來始教之服

崔洽平壤民也其父死於丙丁虜亂洽無計報仇乃學鍛冶為矢鏃冀或北伐虜中以其鏃殺胡也積二十年坐而不起惟孜孜為是役不撤其亦奇男子哉

李大山象靖篤信退溪理氣說至著書辨聖學輯要

雲坪有辭大訓疏疏未得徹而獲免大何

陶菴之冠也芝村為賓

閒中叢錄上

間中叢錄下

石潭之東湖問答市南之江上問答多說經濟以爲己立心以當仁爲事根基則小學規模則大學階梯則近思錄經子諸書依栗翁讀書次第反復熟讀塡得間架又曰明健弘毅闕一不可以成德

朱子曰精力有限而道體無窮人欲易迷而天理難復凛凛憂懼未知所以脫小人之歸

昔先輩每經一番困橫輒覺一格長進以其堅人之志而熟人之仁也

當以治法驗道術以躬行驗涵養以知非改過見力

行

孔鄭之門耳聽口授者滅絕而托竹素者爲世寶

定數莫逃者皆應也君子盡道者皆感也應是受命

之事感是造命之事自感自應非有别事惟盡道耳

曾子三日不舉火子思三旬九遇食方正學卧病絶

糧家人以報輒曰古人有三旬九食瓶無儲粟者窮

豈獨我哉因大笑而止

貞菴愛退陶言行錄以勉後生曰是可以變化氣質

荀卿云昊天不復憂無疆也千秋必反古之常也弟

子勉學天不忘也

不自然則非天理

呂涇野之言曰寡言則力行寡動則靜深寡交則業專寡欲則理明是爲四寡多學則德積多思則幾研多就吉人則爲之也易是爲三多

靜以涵動之所本動以見靜之所存動靜相須體用不離

立志以定規模居敬以建大本明理以盡心體克己以養浩氣敦德以造神化五者爲學之節度

伊川之不薦人於涑水者古人論此事曰薦一人亦無害但恐不得其人泛論人才亦程子之所不辭也

司馬公曰與其得小人不若得愚人

有讀薛文清讀書錄而通體汗下哭泣終朝者是豈

巧文麗辭榮華其言者之所可致哉

同春從金松厓謄通解一部

異端門外之寇科擧門内之寇

反身窮理者必究其本末是非之極循外誇多者不

覈其表裏眞妄之實必求其極是以知愈博而心愈

明不覈其實是以識愈多而心愈窒

天定勝人詩云旣克有定靡人不勝

學如不及戒在欲速猶恐失之戒在偏守

黃宗羲不忘恢復乞兵于海外番國至于日本

趙東溪龜命評三淵文曰以煒燁之語裝深眇之理排布之勢如重岡疊嶂節節開帳探索之力如穴山採礦没河斬蛟一洗東方膚率單陋之習而髣髴中州者三百年来三淵一人而已

陶菴嘗願於朱子大全通讀十遍而以病作不克如意為歎

朱子論詩而曰洗滌得盡腸胃間戾生葷血脂膏如其未然穢濁為主芳潤入不得

高梁溪曰丈夫坎壈在一時精神在千古

程叔子答張閎中書爲學易者之眞詮

程子曰德善日積則福祿日臻德逾於祿則雖盛而非滿

高麗靖宗五年初立賤者從母法柳磻溪曰賤者從母法始於此知母而不知父禽獸之道也人類而處以禽獸豈法也哉然原其法之所自則國俗之使賤人無異牛馬旣使之如此而欲從其父則奸亂之訟不勝其煩故不得已如是耳然則非從母之非乃奴婢法之非也至於後世則仍其從母而母若良女則又必使從父爲賤是法不爲法而惟驅人入賤矣非

法之中又非法矣

有識之士於元日觀禮樂榮耳目之觀要其與時俱新也

顔淵子貢子張仲由為孔門之四友子祀子輿子黎子來爲莊生之四友謝康樂與族弟惠連何瑜荀雍羊璿之以文章賞會共爲山澤之游亦謂之四友

朱子居官臨事每自謂須小心寅畏仔細體察思量到人所思量不到處防備到人所防備不到處方得無事是為豫則立不豫則廢者也

千周萬遍心告神悟

建虜東搶殺宗發山東舟師以援之未至而寇退遂罷

理定既實事来尚虚存體應用稽實待虚

陳了翁病革劉元城勉以醫藥自輔曰天下將有賴于公當加保養以待時用

朱子嘗云病中凡百一切放下注心臍腹久自溫煖無欲便樂儘能克己俯仰無愧則心中純乎天理樂莫大焉

窮理非一端所得非一處或取諸讀書或求諸講論或求諸思慮或求諸行事讀書得之雖多講論得之

尤逮思慮得之最深行事得之最實
陶菴曰中庸最有益而曰須先於道也者不可須史離處見得眞切然後戒懼工夫自然不間斷不爾而欲勉强把着則作撤離合其勢必然
喪服傳曰繼母何以如母繼母之配父與因母同孝子不敢殊雖不敢殊而服之以三年施服繼母之黨則無當於服術故無服惟母出則服繼母之黨移外統者以不母其母也苟非然者雖外親亦無二統旣爲其母之黨服則曷可又爲繼母之黨服乎前母繼母之黨非族類也近俗相加以祖孫舅甥兄弟之屬

稱者未知何義因之以服無服之服恐是失禮之大者也

胡叔心曰見善不能勇爲見惡不能勇去雖終身從事於學不能有諸己

朱子曰苟欲聞過但當容受不當復計其虛實則事無大小人皆樂告而無隱若切切計較必與辨爭非告以有過則喜之意

朱子曰上不知禮則無以敎民下不知學則易與爲亂

近世李丈述源氏固是壁立千仞而及其涖邑則凡

係尊上官靡不用極

伊川先生曰令之守令惟制民之產一事不得為其

他在法度中甚有可爲患人不爲

張思叔讀孟子志士不忘在溝壑勇士不忘喪其元

有所感遂肯發憤

秦世之人入于桃源宋時之士遯于順昌知幾而作

放翁有詩云忍窮安晩節留病歷灾年餘生均逆旅

未死且陶然

程子十六歲便銳然欲學聖人朱子亦云十六歲便

好理學十七歲便有如今學者見識

百川學海而至於海丘陵學山而不至於山是故惡夫畫也

栗翁嘗歎志不誠篤因循度日則窮年閱世豈有所成就

陶菴急流勇退如錢淡成見幾而作如疏仲翁因文入道斂華就實默而成之存乎德行如栗谷農巖而其倡明作成之功歷選近世靡與倫儗

樂歲終身飽退溪嘗云此歲字非指一歲亦要活看

李琰之讀書不交人事曰吾讀書不求身後名豈爲聲名勞七尺也

夫人好學雖死若存不學者雖存謂之行尸走肉

朱子嘗云關了門閉了戶把截四路頭正讀書時也

責己者可以成人之善責人者適足以長己之惡

李挺之問邵堯夫曰子何所學曰爲科舉進取之學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堯夫願受教始傳其學

康節云吾少日喜作大字李挺之曰學書妨學道故曾有詩云憶昔初書大字時學人飲酒與吟詩若無益友推金石四十五年成一非

一芥取與視若泰山萬鍾千駟等之鴻毛

天下之道盡於六經六經之道盡於四書四書之道
本乎論語
朱子曰方寸之間全是天理雖有大困厄惟致命遂
志而已
胡敬齋曰事事推尋義理以處之非惟事治學益進
德益修
綱目事之大者或有不書如佛法入中國之類其小
者則書如唐憲宗迎佛骨之類或别無義例而再書
如石勒誘王浚之類或有異於凡例者凡例曰霍光
妻顯使醫弑皇后許氏云而今綱目刊本無使醫二

字又或有疎略者如王景仁之仕梁仕唐而中間不書出奔有若二人者至如唐之狄仁傑之卒而書死

朱子旣自言之而今却書卒目則尤紕繆如賀拔勝兄弟或以兄爲弟以弟爲兄之類

胡五峰知言曰性不可以善稱斯言與王伯安無善無惡心之體有善有惡心之用知善知惡爲良知爲善爲惡爲格物云者同一義諦

文中子曰古之祿仕者養人今之祿仕者養己

竹泉於魯陵復位議雖不可謂之立異而亦未有十分恰當底意至於愼妃復位則當時諸議無不以爲

難處而竹泉則尤力主不可復之議未可知也
自秦火以來書之厄凡十有四
許魯齋云心如印板印板一差何往不錯
精一執中發自堯舜元亨利貞闡自文王禮樂典章
至今承用者悉本於周公制作
經筵四十一劉霹靂手段終覺栗谷爲爽亮
朱子全書李光地等所纂次以論學論理經理道統
排列門目
經術爲端門黃道蹉一步便非信地
東萊門下尚左馬而遺四書

士生衰季無一可意惟於文字得見古人所未見焉

大狀

呂紫微詩話晁以道令子弟學易先治李鼎祚解所謂李氏集解也楊中立曰集衆說不好者

日知錄上篇經術中篇治道下篇博聞

資治通鑑胡三省音注優於諸家通鑑綱目訥齋趙氏續成之發明宋尹起莘尹遂昌人不仕書法宋末劉友益宋亾不與世接考異元汪克寬汪號環谷集覽元王幼學考證元徐昭文集覽正誤永樂間陳濟質實成化初馮智舒合注合考證考異集覽正誤書

法質實五編各附入本條之下弘治間黃仲昭為之

先是張光啓以尹氏發明徐氏考證及集覽考異纂

集于綱目書中而劉寬復合刊正誤

薛文清讀書錄有明儒吳廷舉所抄要語靜觀齋亦爲

抄節名之曰讀書抄語並村就靜觀手寫而繡梓又自

書䟦辭題面農巖筆也

江陰陳鼎作忠烈傳得崇禎以後死難死事者四千

六百餘人合六十餘卷

杜元凱有陸海二碑許文正墓門其碑不止二三

濂溪買賣細事亦記全書中

雖無其極而實有太煞之極栗谷解無極而太極語
事變無窮義理至密苟非精察於已博取於人未有
善其後者

朱子嘗學曹書而屈於學魯公者

泥木能生舍利紙封能爲問答朱子以爲此皆人心
所致而亦占得山川之秀也

許魯齋過河陽暍甚道有梨人爭啗獨自若或問之
曰非其有而取之非也人曰此無主曰梨無主吾心
獨無主乎

金厚齋爲諮議朴泰淳嘗語之曰吾叔父本是以論

之則孰不以爲大儒也顧其議論專主陸王凡先儒
訓說定論逐節立異又謂佛學雖曰異端其學有補
於身心未可攻斥也此正吾所謂不如不學者

經世史有云孫權襲取荊州關羽死之與綱目書法
大異士賓以此發問曰獲羽斬之何其無扶抑意耶
今更思量則邵子褒忠之意懔然可喜綱目之仍襲
陳壽筆似不無餘憾

自從會得環中意閒氣胸中一點無環中乃先天圖

柳花悠揚高下可見造化從容之妙

文宗有睟容一本後亡失東陽尉訪金時讓金言丙

子亂後得御容一簇朝議皆以為　仁宗眞東陽尉
聞御容髯長以爲　文宗眞不信改粧時拆去古褙
得　文宗眞三字
陸放翁詩云人間所謂好男兒我見婦女留鬚眉奴
顏婢膝眞乞丐反以正直爲狂癡此非放翁詩
醉隱亭仁興家園亭亭畔石井刻崇禎丙子四字作
詩曰却愛井邊池上石至今猶帶大明年
全彭齡郭詩鄭介清祠在沃川謂之全郭祠反正初
沙溪疏請毁之得請因兵亂未毁徐必遠爲監司遣
裨將毁之裨將歷謁同春春翁止之曰成命已三十

餘年必須更請施行爲穩監司遂止尤翁以爲旣有
文元先生疏本此實一公案云云鐫積時復建其祠
宇二亟伏誅老峯聞公啓請毁之
尤翁曰甲戌草廬見怒於錦山守金聲發不得安其
所同春心不能平而屢形於言錦守之亂巽賢舊於
同春相好及是怨公不淺然不忍全斥曰是小人而
仁者也公聞而笑曰焉有小人而仁者余曰圭菴之
遭禍人謂之愚君子令兄爲仁小人其對精矣其後
公待金如初爲吏曹時以冲菴後裔擬金於政席及
金亡後顧恤其家特厚

格物物格正如請客而客来愚伏說也同春以爲不然謂尤菴曰退溪之說與粟谷不同公意則誰從尤菴曰朱子則主物而言退溪庚午以前論物格則皆是知至而非物格也庚午與奇高峰書大悟前見之非而始主物而言則同於朱子矣然其主意有不同者朱子兼體用而言也退溪則舍體而只言用且朱子所謂無不到所謂詣其極者葢謂物之理已盡而更無可格之意也今退溪之說則其曰發見其曰顯行其曰非死物云者皆以爲理是活物故自能運用由此至彼也此又與朱子之意不同者也粟谷之言

則與朱子沕合而亦有發明朱子之餘蘊者通透明白

清陰曰吾自少從先輩後聞議論者多矣未有若沙溪之正且確者也尤齋曰沙溪先生嘗以成文濬丈爲欲絕松江以附時議或謂成是愿人謂之不明則可若謂弄得心術則恐太峻云此說如何清陰曰吾亦的知成之不直處矣成曾遇曺某於路上首問鄭仁弘曰先生平安否次問先生何時上來有若誠心景慕者然盖曺是南冥之孫而鄭之門客也有一武人目覩而爲余言之矣

栗谷先生手書詩稿一卷芝村李公宰首陽時得之
直菴從芝村公得三葉三葉之中詩凡十五首
申直菴有陶令三逕圖贈尹臨齋歸坡州時
讀書隨錄黎湖所著直菴書與黎湖胤子縣監師逅
以爲文集之刊姑從安徐先從此書而刊布之云
朱子嘗云宋元憲籠絡之事吾所不能建中之調停
致亂之道
同春曰愚伏諸公聞仁弘詆誣退溪以喪童之說以
爲若不明辨終爲闇昧之事遂於退溪年譜中追錄
妾子某生於某年之下故其板本顯有追錄痕跡吾

與曹正郎希仁同聞此語於愚伏而同見其板本矣
及 仁祖乙亥嶺人上疏以爲於李滉元無此說而
横被筵臣之揑造曹以爲眞有此說云則嶺人極力
攻曹使之不容而後已此實原於愚伏諸公辨明先
賢之誣而曹不過因其親聞於愚伏者而陳其顚末
而已且嶺人有同聞其說於愚伏者今乃皆諱之而
攻曹尤菴曰當 仁祖乙亥館學上疏請從祀栗牛
兩先生生員蔡振後亦率異議者若干人并入疏本
詆誣二先生 上入其說上一日對筵臣曰延平李
貴生時嘗言李珥有喪童之謗果有此事則豈合從

祀乎崔鳴吉進曰貴之言乃指李滉非李珥也貴京
非以某實有此事其嘗被誣如此云爾貴老耄之後
言語顚錯呼小臣爲崔敬吉呼金自點爲金自兼呼
李敏求爲李聖求當時以李某爲李某無足恠者且
貴師事李珥没齒尊敬其見於丁亥疏者可見矣於
是嶺人之以事至京者相率而上疏以爲李貴實指
李珥而崔鳴吉乃敢移之於李滉彼時仁弘雖詆李
滉而實無此說崔乃上疏辭職略曰人謂曾參受竊
飯之誚則臣必曰此非曾某乃顏某也人若曰顏回
有殺人之謗則臣必曰此非顏某乃曾某也此豈以

顏曾實有竊飯殺人之累也
經筵故事東賢奏議芝村所輯
韓處士啓增陶菴門人隱于坡平山終身不出被洪
樂純所擧與性潭同登儒選其後樂純敗臺諫疏論
抄選二人踐歷不足請罷職所著有朱書劄補韓號
風溪
權必稱號烏潭嶺南人以武技身從事問學從櫟泉
諸公游
忠逆辨李判敦寧敏輔
自處必高自待必厚自守必確自信必篤

人之止難於久終故節或移於晩守或失於終事或廢於久

義苟應乾何必乾乃爲馬爻苟合順何必坤乃爲生

天道福善而禍淫人道爲善而去惡治道賞善而罰罪

天地以生物爲心克己亦生物之心也

宋學士曰箕子之邦上有常尊下有等衷實存先王之遺風正當以中夏視之未可以外國例言之也

徐兢曰飮食用俎豆文字合隷楷上而朝列官吏閑威儀而足辭釆下而閭胥陋巷經館書社三兩相望

顯宗十四年癸丑四月明惠公主駙馬定於叅知申
某子堯卿爲東安尉吉禮未及行公主喪出　上教
曰駙馬雖定尉號未行納采之禮仍用尉號叅以古
事當何以處之耶禮曹啓此是國朝所未有之變禮
又無文籍可考而禮記曾子問有曰娶妻有吉日而
女死如之何孔子曰壻齊衰而弔旣葬而除之有吉
日云者納采定日之謂也今旣無納采納幣之事似
當與有吉日云者有異請令儒臣博考以稟弘文館
啓曾子問有吉日云者卽請期之謂也而六禮之序
請期在於納采問名納吉納徵之後旣已請期而猶

謂之未成婦則況在未納采之前乎禮曹更請議大
臣左議政李慶億以爲帝王家昏禮與士昏禮有異
合卺共牢而方成夫婦之義況此公主之喪在於六
禮未行之前則駙馬封爵似不當仍存　上敎曰告
期等禮旣未及行則與禮所謂未成婦者何異仍存
爵號終身使不得有室家之樂揆以人情尤所不忍
依議施行
尹和靖謂伊川易傳曰先生之學觀此足矣如語錄
之類門人所見有淺深故所記有工拙未能無失也
薛敬軒之論朱子語類亦然曰四書親釋爲精要云

許穆新承名命尤菴訪之許方手紩馬鞍尤菴問何
躬自爲此許曰獘甚故補綴許見其子尤菴歸語人
穆子盡劣
許穆爲吏判附麗之輩囑託甚多每赴政席錄紙而
納袖中昏耄不能盡記每托以拭鼻涕自袖出其紙
睨視之尤菴以爲紙鼻公
許厚每語其從弟穆曰宋英甫必傳後人也慎無相
背也云
胡致堂曰事在勉强而已意欲如是必忍而思之曰
如是不善終忍而不爲斯善矣意不欲如是必思而

克之曰不如是不善終克而爲之斯善矣

薛文清曰目欲視卽當思其邪與正耳欲聽卽當思其是與非口欲言卽當思其可與否正焉是焉可焉則視之聽之言之邪焉非焉否焉則勿以止之此之謂

三要

子曰君子喩於義小人喩於利象山陸氏曰此章以義利判君子小人辭旨曉白然讀之者苟不切己觀省亦恐未能有益也某平日讀此不無所感竊謂學者於此當辨其志人之所喩由其所習所習由其所志志乎義則所習者必在於義所習在義斯喩於義

矣志乎利則所習者必在於利所習在利斯喻於利矣故學者之志不可不辨也科擧取士久矣名儒鉅公皆由此出今爲士者固不能免此然塲屋之得失顧其技與有司好惡如何耳非所以爲君子小人之辨也而今世以此相尚使汨沒於此而不能自拔則終日從事者雖曰聖賢之書而要其志之所向則有與聖賢背而馳者矣推而上之則又惟官資崇卑祿廩厚薄是計豈能悉心力於國事民隱以無負於任事者哉從事其間經歷之多講習之熟安得不有所喻顧恐不在於義耳誠能深思是身不可使之爲小

人之歸其於利欲之習怛焉爲之痛心疾首專志乎義而日勉焉博學審問慎思明辨而篤行之由是而進於場屋其文必皆道其平日之學習中之蘊而不詭於聖人由是而仕必皆恭其職勤其事心乎國心乎民而不爲身計其得不謂之君子乎秘書先生起廢以新斯堂其意篤矣凡至斯堂者必不殊志願與諸君勉之以無負其志朱子曰淳熙辛丑春二月陸兄子靜來自金谿其徒朱克家陸麟之周清叟熊鑑路謙亨胥訓實從之十月丁亥某率僚友諸生俱至于白鹿書院請得一言以警學者子靜既不鄙而惠

許之至其所以發明敷暢則又懇到明白而皆有以
切中學者隱微深痼之疾蓋聽者莫不悚然動心焉
某猶懼其久而或忘之也復請子靜筆之於簡受而
藏之凡我同志於此反身而深察之則庶乎其可不
迷於入德之方矣新安朱熹識
萬姓統譜絣紹有文藻吏部以絣姓無先賢下其選
格用人之道絣矣若近世之下選格不但爲無先賢
而已則又絣矣孔道輔所謂吾豈姓張姓李又可笑
王陽明曰世以不得第爲耻吾以不得第動心爲耻
其不爲陽明所恥者幾希矣

顧亭林謂八股之害等於焚書而壞敗人才甚於咸陽之郊所坑者但四百六十餘人
韓子說性是氣質之性荀揚說性是說氣也
註書之始始於子夏
張南軒以呂東萊編文海爲徒弊精神至謂可憐
世儒謂宋儒爲談空謂漢儒爲實事求是是不知事本於理而未有無理之事者是爲遺本之學
高梁溪謂書有四始言俊德而立德者祖之言放勳而立功者祖之言曆象山川而立法者祖之言典謨而立言者祖之四始備而天下之道具

楊慈湖之學悟處在心之精神是謂聖一句語

君殉國士殉泮正也劉念臺語也殉泮古無是語亦

奇矣

明夏寅有言君子有三惜此生不學一可惜此日閒

過二可惜此身一敗三可惜

小學實明倫篇無朋友一條朱子嘗自言之

邵長蘅謂知乎道而耆乎文者宋儒語錄之文此誤

解也知乎道則文已至矣何耆之云乎語錄非耆於

文正欲使世之耆於文者易於解說而因以知其道

之意也

勝朝人文章有寡陋之病而氣力故在未易可及也

前朝五百年文武之材略相等盖自有東方以來初有也

明史爲文簡而敘事覈但列傳之多前史所無而附傳又極繁人太多而事反晦

楊簡執論語毋意而疑大學誠意非夫子之本旨

楊愼云孔子修魯史不肯增闕文漢儒校羣經未嘗去本字宋人尚書則考訂武成毛詩則盡去序說其言凌厲無忌憚矣又云孫承節謂無極而太極一句爲默兵言添此一層令士子古今懵然而嘵譁無已

其引孫承節之言而自爲註脚者其意可謂憯矣
馬季長號稱儒者而無禮防其爲文章亦非儒術之
雅圍棊樗蒲長笛之賦何有於儒術哉宜其爲梁冀
草奏李固爲梁冀作西第頌而其本則在生重於天
下一句語
人有問宋國祚於邵子者邵子不答敢架上晉紀示
之其意蓋謂南渡事也匪欲貶宋比晉而楊愼謂宋
統僅與晉比而以邵子之事實之又等宋祖於劉知
遠郭威又云晉之東猶振刷磨淬宋尚不得比晉其
言狠而不仁矣

眞西山劉靜春所爭正如近世湖洛之辨而眞西山所占地位何等脫灑何等光明磊落西山其不可及矣
立文莊論陳檜於宋有再造功范仲淹生事岳飛未必能恢復此等議論其爲心術之病大矣
陸象山謂曾子之學是裏面出來其學不傳諸子是外面入去今傳於世者是外入之學非孔子之眞遂於論語自謂得不傳之學
宋神宗好通鑑理宗好綱目
淸人袁枚云明季以來宋學太盛于是近今之士競

尊漢儒之學排擊宋儒幾乎南北皆是矣豪健者尤
爭先焉不知宋儒鑿空漢儒尤鑿空也康成臆說如
麒麟皮作鼓郊天之類不一而足其時孔北海虞仲
翔早駁正之孟子守先王之道以待後之學者尚且
周室須爵祿之制其詳不可得而聞又曰盡信書不
如無書況後人哉善乎楊用修之詩曰三代後無眞
理學六經中有僞文章袁枚非識道者當爲蚍蜉已
矣夏虫已矣但其爲說凌厲豪橫無以忌憚殊爲痛
駭楊愼詩尤覺可駭眞理學眞文章自三代以後六
經以還皆不足以當之則愼其欲自居之乎

佛氏以空爲性非天命之性人受之中老氏以虛爲
道非率性之道人由之路此曹月川語也
洋術之入中國徐光啓從而尊之如佛法之始楚王
英最先好之也然其入中國已自唐高祖時載杜氏
通典職官杜氏註曰祅呼烟反祅者西域國天神佛
經所謂摩醯首羅也武德貞觀皆有所署所謂波斯
寺所謂大秦寺卽其所居也開元中勑末摩尼法本
是邪見妄稱佛教誑惑黎元宜嚴加禁斷其西胡等
旣是鄉法當身自行不須科罪佛經摩醯首羅天華
言大自在卽彼所謂天主祅祠者關中人呼天爲祅

今之天主堂也末摩尼法者天主教也薩寳者教頭也祆正守堂者也初託浮屠入中國利瑪竇私立名字僞造耶穌之名遂流毒天下至于今日而益熾矣唐大秦寺碑一篇明西洋人艾儒略撰成於天啓癸亥并其所述謂之職方外紀所謂勒鐸理加者文科也斐錄所費亞者理科也默第濟納者醫科也勒義斯者法科也加諾搦斯者教科也陡禄曰亞者道科也皆妖教也

洋術本非佛法特假托佛法以自附而遂以生天生地之說欲夸而上之自有天地以来極佐誕極妖幻

王法之所必誅者也
自古異教未有脅天下之人而驅率以從之者今西
胡之妖術至於動兵以脅之行藥以幻之又假之以
資財必使之入其所謂教術之中而後已者直是剖
判以來之所未有也
士之生於叔季者可慎者二言語也雜術也
今之墨義乃侮聖言之尤者亟宜去之
橫渠張子曰書啓稱台候或以此言無義理衆人皆
台安得不台
史彌遠猶有人才簿

薛文清之學專用力於誠故傳之無弊而王振奴之泣亦誠之孚也

今人謂爲帖括之役者曰實學稱之固是矣而無實者莫如焉

今胡使出來必有陰風先至亦可見盈天地之間只是氣耳

靑苗之名始於唐代宗廣德二年宋之靑苗名同而實則不同也

明朝法制無仁厚之意廷杖之法前代所無而厰璫得制士大夫之命卒以巨璫終天下惜哉

杜氏通典以食貨爲治天下之本以選舉爲行教化之本遂首食貨次選舉而禮樂在其後雖富教之意而非去食之義也

老莊之學救末而傷其本

漢制置部刺史以六條察州其第五條二千石子弟怙恃榮勢請託所監漢時最近古而乃有此弊况後世耶士大夫於此而有不免焉則眞愧死矣

井田雖聖王復作决難復行方希直謂必可行者未免聽瑩當以葉正則蘇明允之議爲定也

熙豐三舍之制變經術而尚文藝非古學校之義也

胡文定之與秦檜善在其惡未露之前詞掖講筵之
召檜之所薦而堅不欲就則已有見其不可者矣
封建天之道也郡縣地之宜也
倭奴夷狄之無知者而其禁天主教立法甚嚴西洋
夷舶不敢徑由其國而天下諸國舉不能嚴斥而誅
絶之不亦可羞之甚哉
鵶片天下之妖物也其名有公班白皮紅皮之名又
有開燈烟引過引之稱盛行於中土今東出矣奈何
而莫之禁乎
一條黑路兩人忙傍晩相看鬢有霜儞去我來何日

了虧他扯拽度時光此趙東山鉅匠解木詩諷其二執友棲棲桑榆者也

世之敢詆朱子者皆出於考證之餘不過籩豆司存之間而巍然自居以千古隻眼此其人固無足道而其流之害則非滔天不止也

有明一代人物當以方正學爲第一彼乍以迂闊詆以速禍者亦獨何心哉

言語之過古人所略而後世之過惟言語爲最大

宋高宗自能推步星命或臣下不能副眷則曰吾奴僕宮星陷故也古之哲辟無此語

陸稼書與其曾叔祖蒿菴翁書極言烟之爲害以爲大賢君子無喫此者此物之生不久古之君子固其所不見也今之人雖君子有不免矣

淸人文不如詩詩又出明代下

管子云思之思之又重思之思之不已鬼神其通之

顧亭林見人或宴飮終日輒爲攢眉曰可惜一日虛度其時已老矣

洪淵泉相國語學子曰用淸水下篩三年篩必塞

人家子孫學祖先不好處而不學好處又喜傚極費精神事而於問學則不肯費一分精神可謂不思夫

水火木金土五行之本陰陽也地水火風釋氏之說陰陽也水火土石邵子之說陰陽也天地氣火洋術之說陰陽也

司馬公潛虛所謂萬物皆祖於虛生於氣氣以成體體以受性其旨類正蒙

陳白沙曰名節道之藩籬藩籬不守其中未有能獨存者

記聞之學似陰窮格之學似陽陰局而止故記聞雖博而有時乎窮陽圓而通故窮格反約而不見其窮

文王羑里時年八十八歲

羅整菴一生攻佛有八字符曰有見於心無見於性

清陰曰嘗見尹海平海平曰梅聖兪甚不好底人仍出示一冊題曰碧雲騢蓋碧雲騢西域所貢之馬聖兪首記此事因以名其書其下極詆歐陽公不是處所謂帷薄之謗亦聖兪所爲其交契如此而相負至此其人可知歐公則於聖兪墓銘極有悼惜之意其忠厚如此云

君子之於文不可輕易梅聖兪嘗有靈烏賦以美范文正後又作後靈烏賦頗於范公有望魏泰作碧雲騢譏評甚至遂嫁其名於聖兪聖兪無靈烏賦則豈

有魏泰嫁名之事哉是以知君子之於文戒輕易也

東坡客位假寐詩云謁入不得去兀坐如枯株豈惟主忘客今我亦忘吾同僚不解事慍色見鬚鬚雖無性命憂且復忍須臾末句用謝安王文度事

朱子於張魏公事契旣厚其爲行狀稱道甚至然亦嘗與門人論中興諸相曰張魏公才極短雖大義極分明全不曉事扶得東邊倒了西邊知得這邊裏忘了那裏亦可謂不以所長不擧所短也

漢世入仕者不限年劉向陳咸八十爲郎劉辟彊八十爲衛尉公孫弘八十爲相貢禹八十遷御史大夫

趙充國七十爲將軍

東方之人局於風氣事功文章俱不逮中國其文章之不及中國又有故焉盖言自言文自文幼而習之已有扞格不入之病而讀書不依點句必以方言雜之幾與本文相半讀一行已同中國人二行書又有諺解占據羣經倍於本文爲帖括之役者終身埋沒於其中而謂之明經中國人讀書作文自有身以上卽爲取材用之公私文字東方人雖貫穿檀箕以來文字無所用之凡爲文章不敢以一字雜之身在方域之中又不能不略習公私掌故以應俗下需用又

稍進於先輩遺集人家譜牒以廣見聞以不及中國之人才其勞心費力消受歲月又加於中國之人所以經術文章言議事功皆不及中國也

萬曆之末士大夫有相從賭博者至天啓中始行馬吊之戲漢書張捨黃遂蔡辟方并坐博揜免爲城旦宋書王景文坐與毛法因蒱戲得錢百二十萬白衣領職劉康祖再坐摴蒱戲免南史王質坐招聚博徒免官金史大定八年制品官賭博法贓不滿五十貫者其法杖聽贖再犯者杖之上曰杖者所以罰小人也旣爲職官當先廉恥旣無廉恥故以小人之罰罰

之明律犯賭博者文官革職為民武官革職隨舍餘食糧差操陶侃取蒱博之具悉投於江宋璟為殿中侍御使同列有博于臺中者將責名品而黜之博者惶恐自匿唐文宗每刺史面辭必慇懃戒敕曰無嗜博宋大中祥符五年上封者言進士蕭玄之本名流因賭博抵杖刑今易名赴舉登第詔有司召玄之詰問引伏奪其敕贖銅四十斤遣之宋太宗淳化二年詔犯蒱博者斬元世祖至元十二年禁民間賭博犯者流之北地唐書言楊國忠以善樗蒱得入供奉專主蒱簿計算鉤畫分銖不誤帝悅曰度支郎才也卒

用之而敗遼史穆宗應曆十九年與羣臣爲葉格戲

君臣爲謔禍不旋踵此不祥之物而今士大夫終日

執之晉中興書載陶士行言摴蒱外國戲耳近日士

大夫多爲之安得不晉天下而爲外國乎

宋金華序孔克表通鑑綱目附釋曰聞是書之成不

能無舛訛李心傳謂唐肅宗時直脫二年事至德八

年以後迄於天祐甲子多差孔君尚有以刊定之庶

幾爲綱目之忠臣也

葉紹翁謂考亭之子在趍媚時好遂階法從伊川之

孫源爲道學正統圖自考亭之後勦入當路姓名特

授初品因除二令又以輪對改合入官遷寺監丞目
朱在爲鄉蠹又云伊川考亭掃地言之不傷快乎
西洋邪術非如釋氏之近理直以上升天堂一語誑
嚇愚夫愚婦其最初入頭卽通貨色一路也愚賤無
知之類言下奔趍捷於影響眞禽獸之不若也釋氏
之誑誘人者有二法一則入於空妙不可思議之域
一則輪回舍施也此則無此二法直以通貨色樂刑
死爲上升天堂之初梯其流毒生民豈有旣乎
眞西山之爲大學衍義也闕治平二條丘瓊山擧治
平二條爲衍義補盖西山之闕治平非闕也至于修

齊而治平之具已燦然畢具於其中特在乎舉而措之耳且是書乃進御之書則人君之修齊卽所以治平者也豈有旣能修齊而不能治平之理乎瓊山特借此二條以發其素所蓄積耳

都穆云史記孟子列傳不書其生卒歲月嘗觀孟氏譜云孟子周定王三十七年四月二日生郎今二月二日赧王二十六年正月十五日卒郎今之十一月十五日壽八十四鄒邑里人至今遇冬至日廢賀節之禮蓋有自來矣又按譜云孟仲子名睪孟子之子也四十五代孫寧嘗見一書於嶧山道人曰公孫子

內有仲子問一篇乃知仲子實孟子之子嘗從學於
公孫丑者朱子註孟子從趙氏以仲子爲孟子之從
昆弟與譜不同
鍾惺其人其文皆不足言非不足言實不可言其所
謂論詩傳一篇猖狂無忌憚尤不可道以朱子詩註
爲有近滯者近癡者近疎者近累者近膚者近迂者
以其所自爲說者謂之導其滯醒其癡補其疎省其
累奧其膚徑其迂若惺者眞妖賊之必不可赦者矣
胡應麟甲乙剩言曰劉玄子從朝鮮還言彼中書集
多中國所無者且刻本精良無一字不做趙文敏楷

爲倭奴殘毀至圊圂之間往往以書幅拭穢亦典籍一大厄會也因目不忍見每命部卒聚而焚之余乃知國初朝鮮獻顏子朝議以僞書却之此四庫之所以不及前代也且如今中秘所藏如子華關尹亢倉之類果皆出于諸賢手乎嗟嗟眞以爲僞僞或爲眞惟具眼者能别其眞與僞耳

沈惟敬以落魄僑寓燕中寓傍有間屋使賣水擔子沈嘉旺居之嘉旺本樂清趙常吉家蒼頭幼爲倭奴所掠載還日本凡十八載泛海還復走燕依趙趙無所用之故賣水以自給惟敬暇則時時從嘉旺談倭

中情俗雖器什鄉語無不了悉會石大司馬經略東
事而石寵姬之父袁杲恒從惟敬游惟敬日與袁言
倭中事若身至之者袁以告石石遂召與相見與語
大悅遂奏授游擊將軍奉使日本而有封貢之說矣
惟敬妻姓陳名澹如本故倡也惟敬旣遠使石每到
門慰藉至以沈夫人呼之眞可謂能下賤矣第下非
其所當下爲可惜云
周子張子二程子朱子從祀孔子廟庭在宋理宗淳
祐元年張南軒呂東萊從祀在理宗景定二年邵康
節司馬温公從祀在度宗咸淳三年許魯齋從祀在

元仁宗皇慶二年董江都從祀在元文宗至順元年
孔子之加以謚號始於漢平帝元年追謚褒成宣尼其時政出姦僞假崇儒之名以文其奸謀唐高宗乾封元年追贈太師唐玄宗開元二十七年追謚文宣王宋眞宗咸平中追謚爲玄聖文宣王尋以犯聖祖諱改至聖宋徽宗崇寧四年從司業蔣靜請文宣王用冕十二旒服九章徽宗大觀四年文宣王執鎮圭并用王者之制元成宗大德十一年加孔子號曰大成元文宗至順元年又加孔子父母封爵
漢安帝延光三年祀孔子及七十二弟子於闕里此

後世祀孔子弟子之始也魏正始七年始行釋奠于
辟雍以顏淵配前此祀孔子者皆於闕里至是始行
于太學晉武帝太始三年詔太學及魯國四時備三
牲以祀孔子七年太子釋奠于太學此太子釋奠之
始也南宋文帝元嘉二十二年釋奠始用六佾軒懸
之樂元魏文成帝詔宣尼廟別敇有司行薦享之禮
有司薦享始此前此但云釋奠而未言廟至是始有
宣尼廟之文北齊每月朔制祭酒領博士以下及國
子諸學生以上太學四門博士升堂助教以下太學
諸生階下拜此朔日行禮之始隋制國子學每歲四

仲月上丁釋奠于先聖先師州縣學則以春秋仲月
釋奠前此薦享未有定時至是始有定時又始命州
縣以二仲釋奠唐高祖武德二年詔國子學立周公
孔子廟各一所四時致祭自魏釋奠孔子于辟雍至
元魏始有廟然不知其立於何時至是始詔立廟於
國子太宗貞觀二年房玄齡等議周公尼父俱稱聖
人庠序置奠本緣夫子請停周公升孔子爲先聖以
顔回配從之至是始定以孔子爲先聖顔子爲先師
貞觀二十年詔皇太子于國學釋奠于先聖先師初
釋奠以儒官自爲主祭中書奏請國學釋奠令國子

祭酒爲初獻祝稱皇帝謹遣其諸州刺史爲初獻縣
學令爲初獻此國學遣官釋奠之始前此盖學官自
祭也州縣以守令主祭亦始於此貞觀二十一年詔
以左丘明卜子夏公羊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戴聖
毛萇孔安國劉向鄭衆杜子春馬融盧植鄭康成服
子愼何休王肅王輔嗣杜元凱范甯賈逵二十二人
幷令配享尼父廟堂此以先儒配孔子之始高宗總
章元年顔回贈太子少師曾參贈太子少保幷配享
孔子廟此後世追贈孔門弟子之始而以曾子配享
亦始於此開元二十七年贈顔回兖國公閔損等九

人爲侯曾參等爲伯此孔子弟子封公侯之始宋眞宗咸平中費侯閔損以下皆爲公郕伯曾參以下皆爲侯魯史左丘明以下皆爲伯神宗元豊七年以孟子同顔子配食宣聖荀況揚雄韓愈幷從祀此孟子配享孔子之始又至是以三人從祀徽宗大觀二年詔躋子思從祀理宗淳祐元年加周敦頤張載程顥程頤封爵與朱熹幷從配孔子廟庭此周程張朱從祀之始景定二年加張栻呂祖謙伯爵從祀孔子度宗咸淳三年以顔回曾參孔伋孟軻幷配孔子升顓孫師於十哲列邵雍司馬光於從祀此顔曾思孟配

享之始元仁宗皇慶二年以許衡從祀孔子元文宗
至順元年加封顏回兖國復聖公曾參郕國宗聖公
孔伋沂國述聖公孟軻鄒國亞聖公始以董仲舒從
祀孔子明太祖洪武十四年自夫子以下像不土繪
祀以神主塑像不知始於何時而唐李元瓘言顏子
立侍則唐以前已有之盖佛教入中國以後中國始
有塑像也洪武十七年勑每月朔望祭酒以下行釋
菜禮郡縣長以下詣學行香英宗正統中以宋胡安
國蔡沉眞德秀元吳澂從祀憲宗成化二年封董仲
舒廣川伯胡安國建寧伯蔡沉崇安伯眞德秀浦城

伯孝宗弘治八年追封楊時將樂伯從祀位司馬光之次嘉靖九年因張璁言增入后蒼王通歐陽修胡瑗因薛侃議進陸九淵從祀璁又言叔梁紇顏路曾晳孔鯉從祀兩廡不安於聖賢之心於大成殿後別立啓聖公祠祀叔梁紇顏無繇曾點孔鯉加祀孟孫氏程晌朱松蔡元定去孔子王號及大成文宣之稱稱以至聖先師改大成殿爲先師廟大成門爲廟門其配食之位四配十哲以下門弟子稱先賢左丘明以下稱先儒啓聖祠稱先賢悉易塑像以木主蓋洪武初只於南京國子監行木主之制至是并行於天

下之學罷公伯寮秦冉顔何荀況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肅王弼杜預吳澄祀林放蘧瑗盧植鄭衆服虔范甯各祀於其鄉殿中先師南鄉四配東西向稍後十哲閔損冉雍端木賜仲由卜商冉耕宰予冉求言偃顓孫師皆東西向兩廡從祀先賢澹臺滅明宓不齊原憲公冶長南宮适高柴漆雕開樊須司馬耕公西赤有若琴張申棖陳亢巫馬施梁鱣孔哲哀商瞿冉孺顔辛伯虔曹卹冉季公孫龍漆雕哆秦商漆雕徒父顔高商澤壤駟赤任不齊石作蜀公良孺公夏首公肩定后處鄡單奚容蒧罕父黑顔祖榮旂

秦祖左人郢句井疆鄭國公祖句茲原亢縣成廉潔
燕伋叔仲噲顏之僕邽巽樂咳公西輿如狄黑孔忠
公西蒧步叔乘施之常秦非顏噲先儒左丘明公羊
高穀梁赤伏勝高堂生孔安國毛萇董仲舒后蒼杜
子春王通韓愈胡瑗周敦頤程顥歐陽修邵雍張載
司馬光程頤楊時胡安國朱熹張栻陸九淵吕祖謙
蔡沉眞德秀許衡凡九十一人隆慶五年以薛瑄從
祀萬曆中以羅從彥李侗從祀十二年又以陳獻章
胡居仁王守仁從祀二十三年以宋周敦頤父輔成
從祀啓聖祠崇禎十五年以左丘明親受經於聖人

改稱先賢并改宋儒周二程張朱邵六子亦稱先賢位七十子下漢唐諸儒之上然僅國學更寘之闕里廟庭及天下學宮未遑須行太祖洪武五年罷孟子配享踰年配享如故二十八年以行人司副楊砥言罷楊雄從祀王安石之配食在宋徽宗時至理宗而革去之嘉靖祀典其毁像蓋用宋濂說其罷休增入略如張九功言當洪武初宋濂以司業請去像設主而太祖不允成弘間程敏政上疏請罷黜戴聖劉向賈逵馬融何休王弼王肅杜預八人給事中張九功推言之請幷罷荀況蘧瑗公伯寮等而進后蒼王通

胡瑗爲禮官周弘謨所却而止至是張璁力主衆不敢違其進歐陽修則以濮議盖璁方主大禮歐陽氏之遇嘉靖議禮而爲張璁所進在歐爲不幸璁有嚴子陵釣臺詩譏子陵不爲光武議禮而去旣援歐氏以合已私又譏子陵以誇已功嘉靖孔廟祀典專爲張璁議禮而興則當時以大禮得君贊生㔟張可知

爾

崔致遠從祀在高麗顯宗庚申薛聰從祀在壬戌安裕從祀在忠肅王巳巳

中宗丁丑鄭夢周從祀光海庚戌金宏弼鄭汝昌趙

光祖李彥迪李滉從祀　肅宗壬戌李珥成渾從祀
宋朝楊時羅從彥李侗黃榦始祀辛巳建啓聖祠享
叔梁紇配顏無繇曾點孔鯉孟激公甲午周敦頤程
顥程頤張載邵雍朱熹陞配大成殿丁酉金長生從
祀　英宗丙子宋時烈宋浚吉從祀甲申朴世采從
祀　正宗　金麟厚從祀

水之渟滀土也支派木也割決金也內明火也火之
灰炭土也內暗水也發揚木也燥猛金也木之成實
土也津液水也堅靭金也敷榮條達火也金之堅確
土也液流水也燥而光火也革而柔演而敷木也土

之潤濕水也乾燥火也生殖木也堅剛金也是所謂一行各具五行者然也

周靈王二十一年庚戌卽魯襄公二十二年是年冬十月庚子日先聖生十月庚子卽八月二十七日

周敬王四十一年壬戌孔子卒至宋慶元三年丁巳一千六百七十六年朱子於是年正朝書於藏書閣下東楹

朱子每得未見書必窮日夜讀之嘗云向時得徽宗實錄連夜看得眼睛都疼一日得韓南澗集一夜與文蔚同看倦時令文蔚讀聽至五更盡卷曰一生做

詩只有許多

明初儒者多從許魯齋一派來故曹月川語錄絶似許魯齋其躬行亦相似

薛文淸理學亦自許魯齋一派來故其語錄絶似許魯齋而其錄中賛許魯齋亦不遺餘力

胡敬齋與陳白沙俱學于康齋康齋以程朱爲宗故敬齋白沙俱以敬爲主白沙和此日不再得詩吾道有宗主千秋朱紫陽說敬不離口示我入德方是也至後來自成一家始以自然爲宗敬齋則終是一敬字做成

整菴困知記專爲陽明而作是時陽明之徒盛故先生之學反爲所掩然精義所存不可磨滅
整菴與朱子未達一間處只是心性理氣然心性猶可通若理氣則自不識理先于氣之旨而反以朱子爲猶隔一膜是整菴欠聰明處也
蔡虛齋不聚徒黨潛心理道有薛文清之風
魏莊渠見地極高卓極端正然氣象稍迫促當時爲陽明所掩是薛文清一派其見地似更勝文清但其氣象則有玉與水晶之別
薛方山人物亦好續綱目亦甚好

顧涇陽當三王之學之後特起無師承能以性善之旨破無善無惡之說小心二字塞無忌憚之門其文章論理論事如并刀哀梨直是聰明絶俗

或以高忠憲爲偏于氣節者非也聖賢立身行事只是因時于學問何加損哉

啓禎以後講學諸公相繼淪没惟山陰劉念臺爲碩果念臺人譜編是爲接引初學而設俾得躬行實踐極是妙法